

【一般论文】

唐代的体育文化与体育诗创作探究

An Exploration of Sports Culture and Sports Poetry Cre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沈琪¹ 潘碧华² (马来亚大学)

Shen Qi, Fan Pik Wah
University Malaya, Malaysia
Email: shenqi72@foxmail.com, fanpw@um.edu.my

Published online: 30 SEPTEMBER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Shen Qi, & Fan, P. W. (2024). 唐代的体育文化与体育诗创作探究: An Exploration of Sports Culture and Sports Poetry Cre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5, 51–65.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5.sp.4.202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5.sp.4.2024>

摘要

唐代体育文化以其绚丽多姿的艺术展现其深厚丰富的审美内涵，不仅为唐代诗歌赋予了更为独特的艺术风貌，更极大地拓展了诗歌创作的题材领域。综合运用体育学、文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唐代体育题材诗进行分析和研究，力求全面揭示唐代国力鼎盛、文化繁荣的社会背景下，体育生活的多姿多彩与丰富内涵。唐代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不仅有助于民众强身健体，其所蕴含的多元审美体验更是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题材内容，推动了诗歌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唐代体育诗以凝炼的文字展现了唐代精湛的表演艺术与体育文化的融合，堪称记录唐代各类体育运动的重要脚本，为后世提供了再现唐代体育技艺高超水平的宝贵资料。

关键词：体育诗、唐代体育、体育文化、跨学科研究

¹ 马来亚大学博士研究生。

² 马来亚大学副教授，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任。

Abstract

Tang Dynasty sports culture, with its diverse artistic forms and profound and rich aesthetic connotations, gave Tang Dynasty poems a unique artistic style and greatly expanded the subject areas of poetic creation. By comprehensively applying the theories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sports, literature, history, and other disciplines, we analyze and study Tang Dynasty poems with sports themes, aiming to comprehensively reveal the colorful and rich connotations of sports life in the context of Tang Dynasty's social background of national strength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The various forms of sports helped people to be physically fit and greatly enriched the subject matter of poems with the diverse aesthetic experiences they contained. It also promoted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oetic art. The sports poems show the fusion of the Tang Dynasty's superb performing arts and sports culture with condensed words, which can be called an essential script for recording all kinds of sports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o reproduce the high level of Tang Dynasty's sports skills.

Keywords: Sports Poetry, Tang Dynasty sports, sports cultur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一、前言

唐代体育蔚为大观，既有马球、龙舟、拔河、射箭等竞技类体育项目，也有舞蹈、秋千、杂技、抛球等观赏娱乐类体育项目。这与唐代国力强盛、文化发达与思想多元开放的社会氛围密不可分。诗作为唐代文人之间的交际工具，能较为形象具体地反映唐代多元文化背景下广阔的社会生活。唐代大量体育类诗的出现，正是唐人积极参与体育生活的显现。这些体育诗以独特的眼光和视角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体育活动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与唐人对体育活动的热爱和追求。研究唐代体育诗，对了解唐代社会风貌，深入唐代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价值取向，进一步认识唐代文化的独特性和魅力有重要意义。

二、唐代体育的蓬勃发展

唐代作为中国古代体育史上第三个大发展时期，拥有大量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城市外围作为军队驻扎与防卫的重要地带，骑射、武术、马球等体育训练作为武备的主要项目，使这一区域成为体育文化发展的主要地带。各类军中竞技场地的遗迹保留至今。随着体育文化的发展，体育运动不仅仅是作为军中竞技活动，逐渐由功利的教化功能向非功利的娱乐功能转化，更作为市民街头的文化而进一步发展扩大。秋千、围棋、马球等休闲体育运动成为市民百姓的日常休闲活动。《秋千词》《寒食城东即事》等诗生动的反映了唐代百姓的体育休闲生活。长安平康坊、崇仁坊等作为唐代经济文化的核心区，丰富的歌舞、球戏、角抵、博弈和游艺活动使这一区域也成为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之地。以太常寺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教坊、梨园、太乐署等地区汇集了大批唐代顶级的民间艺人，他们将来自民间的体育活动理论化、雅致化，纳入宫廷体系，促进了唐代体育文化进一步发展与传播。

受武则天称帝后对女性地位的提升，社会风气更加开放，以及在与外域文化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观念中对女性约束较少、以健壮丰满为美的审美标准的变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唐代女性地位有了显著提升，女子也成为体育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促进了体育运动蓬勃发展。一些运动如马球、蹴鞠因为比较激烈，又产生了如以踢花样为主的蹴鞠、驴鞠、步打球、彩球戏、秋千和冰嬉等强度较低并且强调观赏性、表演性的体育运动，使得唐代的民间体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极大的丰富。

此外，唐代“视死如生”的丧葬观念认为人去世后在墓中还会继续生前的生活，因此地宫陵寝就是对现世生活的复原与再现。墓葬壁画、人俑是最能直接反映墓主人生前各类生活场景及墓主人的爱好与志趣。从目前出土的唐代各类文物中就可以看到唐代体育活动类型之丰。大量唐墓在天井、过洞中、墓门、甬道、墓室中都普遍绘有各类舞蹈、骑射、马球、弈棋、杂技等体育活动图。随葬品中

也有各类打马球俑、杂技俑等体育题材瓷器和人俑，以及棋类竞技用到的 19 道棋盘等物品。如：陕西礼泉牛进达墓、宁夏盐池唐墓、韦贵妃墓、李晦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蒲城李宪墓、韩修墓、新疆阿斯塔纳古墓群等。金乡县主墓出土的竿木杂技俑（如图 1），展现了三个不同的竿上杂技。陶俑分为上下两个主要部分，下部一人负责撑杆，上部一人或者两人负责表演。竿上表演的内容为杆顶撑竿、倒立、扶竿滑坠。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宋国夫人出行图》（如图 2），在图的左侧有两个壮汉正在撑杆，一人竿上没有表演者，另一人长竿上有四人正在表演各种惊险的动作，一人双脚倒挂，一人单臂悬体，一人只用一只手和一条腿勾住长竿往下滑坠，一人则正在做双臂侧撑平衡动作。在撑竿表演者的右侧有四人正在进行舞蹈表演，图画前侧还有一些围猎的画面。生动的展现了唐代多项体育运动。章怀太子墓的《打马球图》（如图 3），画面动感十足，栩栩如生，生动的展现了球员们争先恐后，你追我赶，惊心动魄的比赛场景。

图 1



金乡县主墓出土竿木杂技俑³（由一名撑竿者和竿上表演者组成）



图 2

宋国夫人出行图⁴

³ 岳敏静，〈唐墓出土的竿木杂技俑〉，《文物世界》，2006 年第一期，页 26-30，图 3。

⁴ 同上注，图 8。



图3
章怀太子墓打马球图⁵

古代人有将生前的日常生活、社会现象作为题材准备各类陪葬品的习惯。出土的各类壁画、瓷器、人俑、冥器等随葬品无疑成为当时社会现象和民俗风情的另一种形式的物质载体。能被用于古人极为重视的墓葬品的题材，定是在当时社会有一定社会影响力、极为盛行并深受墓主人生前喜爱的体育运动。大量以体育运动为题材的墓葬品的出土，以实物史料的方式再现了唐代丰富多样的体育运动，展现了体育运动在唐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验证和弥补了纸上之遗文。

三、唐诗中体育文化发达的动因

唐诗书写内容和题材与唐代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分不开。唐人的诗文创作不可避免地展现出那个时代的眼光，体育活动作为唐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加之唐代政策、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的影响，必然会进入文人视野，成为诗歌创作描写的对象。

（一）统治者的提倡与参与

唐代的帝王都是体育运动的爱好者与参与者，他们对体育活动的支持与参与，促进了唐代体育文化的飞速发展。他们不但亲自驰骋舞台还执杖击毬，观赏百戏。唐太宗“尝戏张弓挂矢。好用四羽大，长常箭一肤，射洞门闾。”⁶唐中宗组织了“御苑拔河赛”。在《太平广记》第250卷中就记载了唐玄宗“好击球，内厩所饲

⁵ 艾东旭，《乾陵墓室壁画资源及其创新研究》，（陕西：陕西科技大学，2018），图2-20

⁶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页549。

者，竟犹未甚适”。唐玄宗还曾召集千余人在御楼前表演拔河，于庆兴池观看竞渡。还是临淄王时，参与唐中宗举办的“唐蕃马球之战”⁷。唐宪宗于麟德殿“观击鞠、角抵之戏、大合欢”，武宗亦“颇好田猎武戏”等。唐穆宗、敬宗等各朝帝王，均对各类体育活动十分热衷。唐朝历经 19 位皇帝，史籍记载喜爱马球的有 11 位，马球技艺高超的有 2 位，死于马球事件的有 2 位。⁸由此足以见得唐朝历代帝王对体育运动的喜爱。

以字舞为代表的大型体育舞蹈和高空杂技等体育活动也成为每年的除夕、人日、七夕、中秋、重阳、天子、佛祖或太上玄元皇帝诞辰都会举办的各类节庆宴会上不可或缺的娱乐节目。举办龙舟赛、蹴鞠赛、登山赛、拔河赛等体育竞赛也成为节日庆贺的方式之一。在一些宴会上皇帝除了自己欣赏外，还会召群臣一起观赏。唐人郑肇《开天传信记》载：“上御勤政楼大酺，纵士庶观看。”⁹群臣朝贺的公宴，无论大小官员皆可入席观赏节目。《资治通鉴》记载：“上皇每酺宴，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继以鼓吹、胡乐、教坊、府县散乐、杂戏，又以山车、陆船载乐往来。”¹⁰《明皇杂录》记载“每赐宴设酺会，则上御勤政楼。……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撞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又令宫女数百饰以珠翠，衣以锦绣，自帷中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又引大象犀牛入场，或拜舞，动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楼观作乐。贵戚里，官设看楼。夜阑，即遣宫女于楼前歌舞以娱之。”¹¹寻撞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等表演，就是包括民俗体育表演和马戏在内的杂技，此外还有各类音乐舞蹈的表演，足以见得当时宴会极其热闹、欢庆的场面。

也有一些因为擅长体育游艺的人，凭此受到皇帝赏识而登台拜相，如：安国人安比奴，因为舞跳得好被高祖封为散骑侍郎。长安人贾昌以斗鸡技术被唐玄宗召入宫内，“席宠四十年，恩泽不渝”¹²。统治者的推崇与喜爱，使马球、蹴鞠、弓箭、弈棋等体育运动率先在王宫贵族、番邦庶士之间流行起来。在上行下效间，深宫高墙内的体育运动日渐风靡，直接推动力唐代体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间体育活动得到上层贵族的支持，使唐代民众对体育文化的参与度越来越高，民间体育也蔚然成风。

（二）西域竞技性运动的传入

除了统治者的推崇，唐代经济的繁荣与开放的社会环境也都促进了唐代体育

⁷ 指景龙三年（709年）吐蕃使者为迎接金城公主入藏来到长安，李隆基等四人组成了一支代表唐朝的马球队，和吐蕃人开展了一场马球竞赛。

⁸ 鱼飞、许万林、曾玉华，〈唐代马球的兴盛及原因〉，《兰台世界》，2012年第18期，页35-36。

⁹（唐）郑肇，《开天传信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页84。

¹⁰（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6993-6994。

¹¹（宋）李昉，《太平广记·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页1544。

¹²（宋）李昉，《太平广记·第十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页3993。

的发展。均田制与“胡汉并用”的兵制的推行，使唐代国力强盛，物质条件充裕，为群众性活动的展开提供了经济基础。发达的经济同时也吸引了西域人向唐朝特别是核心区长安流动。很多突厥族的皇宫贵族以及平民百姓选择归顺大唐后，富贵的就选择迁居长安，有的就被安置在了河套以南的地区，设专人管辖。由此，势必会将突厥族的风俗习惯等带入中原。¹³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写到：“唐京兆户口，在天宝初仅三十馀万户，而长安一隅突厥流民乃近万家。”¹⁴越来越多的西域人离开戈壁、草原，来到中原。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也将西域的体育活动带入中原，极大的促进了体育文化的交流。

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来，唐朝与阿拉伯、印度等亚、非、欧三大洲的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产生联系，进行友谊交往，外域文化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原。李唐王朝本身出自北朝系统，带有强烈的北朝胡汉风气，加之统治者十分注重改善中原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重用善长骑射的蕃将，与回鹘、吐蕃等国进行和亲，瓦解了长期搅扰漠北的突厥政权，多项有力的民族政策为唐朝的对外交往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四通八达的水路驿站遍布诸州，极大的便利了唐朝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友谊交往。使这一时期的唐代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融合空前活跃，除了在服饰和饮食方式上对中原产生深刻影响，更多趣味性的体育活动也传入中原，并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与唐代民族体育运动相融合，创造出极具中华民族个性的新的体育运动。不论马球也好，乐舞也罢，这些从西域或别国引进的体育文化，被唐人加工、修饰后，成为唐朝体育的重要内容，经过社会文化的熏陶与洗礼，在传播中又进行了选择与改造，被深深烙上了“唐”的印记，成为代表着唐朝灿烂文化的亮点。¹⁵

马球、秋千等西域竞技性运动传入后，在唐代深受欢迎成为无论男女、贵族平民都非常喜爱的运动。柘枝舞、高丽舞、胡旋舞等特色舞蹈，以其明快、激情、奔放、刚劲的异域特色与中原传统温婉、柔媚的舞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观赏者们带来了极大的视觉冲击。惊心动魄的高空竿上杂技、叠置杂技等表演，给唐代市民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体验，唐人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

（三）雍容大度的多元思维

唐代体育运动作为重要的社会生活而不断发展，与唐人受到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密不可分。在这样背景的影响下，体育运动进入文人视野也势必会带来文学领域的新风尚，文学创作渐渐产生新的价值观念和创作观念。

在儒家传统思想中，“礼乐”作为华夏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对王朝而言是一件事关与天神沟通，定国之命运的大事，承担着教化功能。作为体育运动的“射”也

¹³ 季春美、叶飞凤，〈唐朝丝绸之路上的体育文化交流〉，《体育文化导刊》，2018年第10期，页148-153。

¹⁴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页4。

¹⁵ 樊云庆，〈交流·融合：唐代体育繁盛的文化社会学分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39期，页50-53。

与礼制结合起来成为君子“六艺”中的射艺，并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射礼。舞蹈这类娱乐体育运动也被赋予新的内涵。在儒家的观念里认为“王者功成作乐……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¹⁶，乐舞是用来彰显帝王功绩，是善民心、感化百姓、移风易俗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唐代产生了大量以“美化政治”为目的乐舞，如《破阵乐》《景云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等。贞观六年创制的《功成庆善乐舞》则是以展现帝王文德洽而天下安为目的。

在传统封建帝王的统治观念中，文化娱乐活动都要为政治服务。在唐代，体育活动也成为统治者彰显国威的重要手段。《封氏闻见记》记载：“御楼设此戏，挽者至千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士庶观者，莫不震惊。”¹⁷唐玄宗曾通过召集千余人在御楼前表演拔河戏，通过表演时声势浩大的场面来震慑吐蕃使节。景龙三年（公元709年），李隆基和李邕等4人马球队对抗吐蕃10人马球队，并获得胜利。竞技赛场上的优胜彰显国威，更需要有文字的记载。与吐蕃马球对抗赛后沈佺期、武平一等人均献《观打球应制诗》诗庆祝。儒家最基本的文学观就是文学是政治教化的辅助工具，作为重要的国家机器诗歌创作的伦理教化价值取向以维护封建统治为主。唐代帝王喜欢观看、参与各类体育活动，这些活动的举行都需要文人陪侍。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或是自我吹捧等目的，以各类体育活动为契机，自己创作或命令臣子创作或唱和。通过这些诗文制造舆论巩固自己的统治，如张说《奉和圣制观拔河俗戏应制》，以观看拔河运动为契机，展现唐代拔河戏的热闹场面以及表现了对来年丰收的美好祝愿与期待，更是对帝王英明统治下河清海晏的称颂。贞观七年，唐太宗亲自创制《破阵舞图》模拟战争场面，彰显自己骁勇善战，并命令吕才依照图样教导乐工百二十人编排乐舞，在癸巳日演奏，鼓乐齐鸣，歌声阵阵，气势如虹，震撼群臣，周围的少数民族部落观舞后被大唐气势折服，前来请求参与表演以表示臣服之心。龙朔元年，皇帝想要讨伐辽国，在军营赐群臣观《以戎大定乐舞》来提升士气。体育活动成为威慑四夷、展现王朝声威的重要手段之一，体育诗也成为记录这一政治性活动的重要方式。大量体育类诗的出现，又推动了民众积极参与到各类体育活动中，让体育活动与诗歌创作之间形成一种正向循环。

作为唐代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也对唐代体育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向吐蕃、印度等地传入了中原文化，也向中原传入了佛教艺术与相应的异域文化，体育作为文化的分支也进行了融合与创新。以考验策略、耐心等脑力竞技为主的围棋除了是文人雅士之间休闲方式，也成为佛门弟子修悟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佛门之中非常流行。以少林寺为代表的佛教武术也深刻的影响了唐代体育运动。隋末唐初十三棍僧生擒王仁则，为唐军统一天下立下汗马功劳。棍僧昙宗被唐太宗封为大将军，并批准少林寺组建僧兵队伍，自此少林武术名扬天

¹⁶（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1193。

¹⁷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6》（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54。

下。除了僧众修习武术，许多武术爱好者也成为少林俗家弟子进行武术训练。

唐代寺院不但成为宗教活动的处所，更是借以进行娱乐的游艺场所。《洛阳伽蓝记》中对景乐寺举办佛诞法会时的伎乐表演，“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扑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¹⁸可见佛寺内舞蹈、杂伎表演之盛况。当时很多僧人都能表演由西域传入的假形舞蹈《狮子舞》。

唐人的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无不受思想观念的影响，各类具有鲜明特色的民间体育的繁荣发展与唐代多元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因此唐代体育活动的繁荣发展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了。

四、体育运动对唐诗创作的影响

（一）激发诗思与构建诗歌新境

中国美学认为好的诗歌创作要起浩荡之思，生奇逸之趣，就必须从心灵出发创构出充满想象力与激情的不朽之作。诗文要想达到“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¹⁹的境界，就需要“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²⁰。好的诗需要诗人根据耳闻目睹和心灵关照来塑造形象，写气图貌都要细致深刻，才能成为佳作。唐代体育运动发展兴盛，成为日常聚会、宴饮的必备活动。据诗文记载，每当有休闲体育表演时，“六宫争近乘舆望”²¹，宫外百姓则“马围行处匝，人压看场圆”²²，热闹非凡，打破了以往人们认为百戏、杂戏等体育运动难登大雅之堂的偏见。寻幢伎、缘竿伎、绳伎等杂戏表演者，通过惊心动魄的表演，吸引了大量观众。

这种娱乐消遣形式给诗人心理和气质造成影响，娱乐节目的丰富化也给诗歌创作带来活力。诗人在观赏充满竞技性、趣味性与欣赏性的体育运动之时，为之倾倒，触发诗兴，进行创作，将个人审美情趣通过观伎诗的形式展现出来。各类拔河、竞渡、马球赛等带有竞技性质的体育赛事，舞蹈、杂技等充满观赏性的体育表演，围棋、象棋等脑力竞技，导引术、气功等武术锻炼都成为诗人创作的素材。据统计《全唐诗》中描写舞蹈的诗共有 117 首，球类运动有 99 首，拔河、竞渡等风俗类体育运动共有 196 首。这些描写体育运动的诗歌（如表 1）在数量上较多，内容上各有特色，情感表达也深邃含蓄，普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除了为后世再现了唐代种类繁多的体育运动，也折射出唐代社会的审美心态。

¹⁸ 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 50。

¹⁹ （南朝）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页 39。

²⁰ 同上注，页 36。

²¹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 7225。

²² 同上注，页 2125。

体育活动	体育特色	诗文特色	代表性诗词
集体舞	集体舞人数较多，气势宏大，整肃端庄	雍容富丽，普遍带有颂圣情结	八卦随舞意，五音转曲新。……同和谅在兹，万国希可亲。《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
独舞	以胡璇、柘枝等外域舞蹈为主	重在展现舞者动作技巧	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胡旋女》
球类运动	马球、蹴鞠等，参与度广	重在表现竞赛的紧张、激烈氛围	金锤玉釜千金地，宝杖雕文七宝球。《打球篇》
竞渡	节庆日举办较多，以端午节为主	展现龙舟赛手们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精神	并驱常诧速，非畏日光遁。《岳州观竞渡》
拔河	背向牵拉，参与度高	展现力量美与人民对丰收的美好期盼	长绳系日住，贯索挽河流。《奉和圣制观拔河俗戏应制》

表 1: 《全唐诗》中常见体育活动与代表性诗词

(二) 拓宽唐诗题材的重要元素

唐代经济的繁荣、国威的强盛、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造就了唐人喜爱体育活动的社会风气，促进了唐代体育运动的兴盛。唐诗的高度发展也与体育运动的盛行密不可分，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促使诗人眼光下移，将诗歌题材进一步扩大，聚焦于丰富的娱乐生活，特别是作为唐代社会生活的重要一部分，唐代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如舞蹈、弈棋、拔河、蹴鞠、竞渡等活动都成为诗人旺盛的创作源泉。

作为统治者和百姓喜闻乐见的体育运动之一的舞蹈，成为诗人创作的主要题材之一。盛行于唐代宫廷的大型字舞，其形式类似于今天的团体操表演，规模宏大，场面壮观。《通典》卷一四六云：“《圣寿乐》，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铜冠，五色画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变而毕，有‘圣超千古，道泰百

王，皇帝万岁，宝柞弥昌’字。”²³可见作为宫廷大型舞蹈的字舞表演人数之多，队形之间变幻多达 16 次，声势之浩大。徐元鼎《太常寺观舞圣寿乐》对这一盛况进行了记录：“舞字传新庆，人文迈旧章。冲融和气洽，悠远圣功长。盛德流无外，明时乐未央。日华增顾眄，风物助低昂。翥凤方齐首，高鸿忽断行。云门与兹曲，同是奉陶唐。”²⁴这首字舞诗再现了宫廷字舞的风貌，“方齐首”“忽断行”展现了表演者队形变化之快。再现了唐代体育舞蹈另一方面的盛况。这些节奏明快的音乐和刚健优美的舞蹈充斥在唐代的市井生活间，与文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这类体育舞蹈表演会成为他们的创作素材也就不言而喻了。李端的《胡腾儿》、白居易的《胡旋女》、白居易的《柘枝妓》都是再现唐代健舞这一舞蹈形式的代表性诗歌。从诗中“环行急蹴皆应节”“连击三声画鼓催”“道唱梁州急遍吹”“蹲舞尊前急如鸟”²⁵等句中的“急蹴”“催”“急遍吹”“急如鸟”，可以看到唐代健舞雄健有力、明快洒脱的舞蹈风貌。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岑参《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铎歌》、元稹《胡旋舞》《西凉伎》、章孝标《柘枝》等诗也表现出舞伎轻盈回旋、传神动人的舞姿，充满动态之美，展现了唐代体育舞蹈矫健刚劲、明快流动的审美特征。

充满惊险刺激性的运动，如马球、杂技等以展现力量与技巧为主的运动，带给观众与众不同的体验。让诗人在惊呼、叹服之余，创作出许多优秀的诗篇。杨巨源《观打球有作》：“亲扫球场如砥平……欲令四海氛烟静，杖底纤尘不敢生。”²⁶表现出马球运动员身手的矫健与气势的昂扬，再现了马球竞技场上，紧张、激烈的比赛。王建《宫调》诗描述了宫廷歌伎演唱龟兹乐曲作为打毬竞赛的得胜曲。刘言史《观绳伎（潞府李相公席上作）》再现了寒食节，广场上绳伎惊心动魄的杂伎表演。表演绳伎的是一位年轻女子。穿着木屐在四层高的人梯上完成倒走、倒挂、躲避丸剑、转身等惊险动作，并且每个动作还符合音乐节拍。表演情势之惊险使观众汗毛乍起、心惊肉跳，而反观绳伎在高空中的姿态却如芙蓉般轻盈，脚步如履平地，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的胆气与高超的技艺。顾况《险竿歌》、王建《寻撞歌》、陆畅《坐障》、张祜《千秋乐》《大酺乐二首》《赠窦家小儿》等诗都对表演这类杂伎进行了描写，对他们“险中更险何曾失”²⁷的精妙水平进行了称赞。当有这类表演时“倾城人看长竿出”²⁸的表演盛况，反映出唐代杂技表演的受欢迎程度，观众紧张的神情反应出这类技艺的惊险、刺激，从侧面展示出杂伎们表演技艺之高超。

根据唐代习俗，表演拔河戏可以招致丰年，因此得到统治者及百姓的欢迎，经常表演。唐玄宗《观拔河俗戏》与张说《奉和圣制观拔河俗戏应制》就是观拔

²³ (唐) 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 2。

²⁴ (南朝) 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页 8828。

²⁵ 同上注，页 3238。

²⁶ 同上注，页 3726。

²⁷ 同上注，页 3387。

²⁸ 同上注，页 5838。

河戏所作，展现了唐代拔河戏的热闹场面以及表现了对来年丰收的美好祝愿于期待。张说《苏幕遮》记载了唐代泼寒胡戏的盛大规模。颜真卿《联句》、萧颖士《赠韦司业书》、白居易《官舍闲题》《博弈》等诗描写了唐代的棋类运动。王建《秋千词》、杜甫《清明二首》、王维《寒食城东即事》则表现了唐代的休闲体育活动秋千，再现了唐人通过秋千运动产生的欢快、愉悦之情。和凝《宫词百首》、张籍《寒食内宴》、鱼玄机《打球作》、韦庄《长安清门》等诗对唐代的球类运动进行了描述，展现了唐代宫廷、民间均参与体育运动的情形。从形式多样的诗文中可看到体育活动参与社会生活之广，这些丰富的体育运动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三）体育竞技精神与诗歌意境的融合

唐代文化艺术空前繁荣，许多文人不但在文学上，还在体育运动领域颇有建树。体育运动所展现出的力量美，竞技场上展现的气势美也被诗人融入到诗歌的审美风格中，展现出唐代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唐代体育诗将蕴含在拔河、赛龙舟、马球等展现人体深处巨大精神能量和团结力量的集体体育运动精神，以文字的形式展现出来。“噪齐山岌岌，气作水腾波”²⁹形容拔河时口号齐呼所产生的巨大声音使山震动，水波翻腾，展现出唐人的雄壮气势与力量之美。拼搏、进取、勇争第一的体育精神也通过诗文被很好的阐释出来。元稹《竞舟》“建标明取舍，胜负死求生”³⁰，张说《岳州观竞渡》“并驱常谄速，非畏日光遁”³¹都将赛龙舟时选手们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体育精神展现出来，给人以极大的精神动力。这种雄健豪放的体育精神除了在竞技赛场上得以呈现，在舞蹈领域也已雄浑壮大的舞姿向世人展现唐人的时代风貌。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描写公孙大娘舞蹈“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³²通过展现公孙大娘舞蹈的迅捷、矫健与气势雄浑，透露出盛唐时期的雄浑气象与昂扬精神。

通过一系列大型的、团体性的体育活动彰显了盛唐时期万国来朝的雍容华贵、气势恢宏的气象，这些团体性体育运动也深刻影响了唐代诗人们的气质。宫廷大舞以展现气势与格调为主，主要起到雅颂君主、彰显威势的作用。观看这类宫廷大舞创作出的诗文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作为天朝上国子民的自豪与气度，以及颂圣情结。张说两首《破阵乐》语言均庄重典雅，气势雄壮，赞美了皇帝的君威。德宗《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一章，章十六句》、石倚《舞干羽两阶》、白居易《霓裳羽衣歌》、张祜《春莺啭》等描写宫廷大舞的诗文，都表现出唐代宫廷大舞的整肃端庄、雍容富丽的特点。

²⁹（南朝）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页32。

³⁰同上注，页4463。

³¹同上注，页973。

³²同上注，页2356。

（四）丰富的诗歌创作手法

唐人将体育运动在力量、竞技、技巧等领域所追求的意境与传统诗歌创作融合，对唐诗题材和内容进行扩充，运用多种造境手法将体育运动的动作、竞赛场景等影像画面化用于诗词，对诗歌创作进行探索创新。刘禹锡《竞渡曲》：“扬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³³，张建封《竞渡歌》：“掉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³⁴着重运用声音描写表现出龙舟赛的紧张、激烈的场面。运用比喻的手法，将击鼓的声音、在乱流中龙舟击水的轰隆声比作雷声，将划桨比作飞剑表现船桨上下翻飞的迅捷，展现了赛龙舟时的力量与气势之美。

在描写连贯的场面时，采用类似定格动画逐格拍摄的手法，通常选取几个较为关键的片段、动作、场景进行重点描绘，再通过次要内容的简单补充以及读者的联想加工，将片段式的动作、画面逐一连缀成一段连贯的动态画面。如描写舞蹈动作时，李端《胡腾儿》一诗通过开篇“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³⁵描绘了舞蹈开始前舞伎边跪边整理衣袖准备开场的场景。接着用“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³⁶展现舞伎舞动时飞扬的神采，以及因为踢踏等动作导致汗流满面、珠帽偏斜。“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³⁷又展现了舞蹈形如醉酒，舞伎东倾西倒，舞伎双脚柔弱的舞蹈片段。诗人接着将镜头一转“环行急墩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³⁸，此时的舞伎一改之前醉舞的柔弱姿态，动作随着节拍一次次加快，踢踏急促，最后舞伎反手叉腰身如弯月将舞蹈推向高潮。唐代诗人通过这四个主要动作片段，将胡腾舞如同镜头再现的方式记录下来，也将舞蹈腾跃踢踏、急旋的主要特色展现出来。萧德言《咏舞》诗共四句，对应展示了四个动作画面，通过对低身、举袖、对檐、映雪这四个动作的描述，将舞伎从俯身低回到向上伸展这一连贯的舞蹈动作展示出来，使读者读来充满画面感。

唐代诗人将稍纵即逝的体育运动与表演载于文字，使那些以立体造型为特色的艺术变成平面符号，将竞技、表演等充满动态与力量的瞬间保存下来。这些体育题材诗对唐代的体育运动的形象再现，在增强人们的审美愉悦的同时更展现了唐人高超的视听描写艺术。正是因为唐代诗人对文学与体育运动的融会贯通，才让唐代体育题材诗的艺术特色也产生了独树一帜的效果。

³³（南朝）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页4002。

³⁴同上注，页3117。

³⁵同上注，页3238。

³⁶同上注。

³⁷同上注。

³⁸同上注。

五、结语

唐代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是时代精神在大众艺术层面的凝练，这些体育运动成为唐代社会的真实反映，对唐人恢宏大气、昂扬向上的审美情趣与题材丰富多样的诗歌创作具有重要作用，促进了文学与体育之间的完美融合。观赏一些带有竞技性质的运动更是给诗人以惊心动魄与激动人心的全新审美感受，带有表演性质的体育运动如舞蹈、杂技等能带给诗人美的体验，这些体育诗表现了与以往诗歌不同的思想内容与情感意趣。丰富的体育诗以文字的形式将唐代的体育精神与文化留存下来，在传承千百年的体育精神与文化的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唐代体育艺术的鲜明特色和唐文人的艺术审美，具有极高的艺术魅力和学术价值。

【征引文献】

一、古籍

- (南朝)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4)。
(唐)郑棨,《开天传信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82)。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宋)李昉,《太平广记·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85)。

二、专著

-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商务印书,2015)。
刘秉果,《插图本中国体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
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

三、学位论文

- 沈琪,《唐人观伎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科技大学),2020年。

四、期刊论文

- 沈琪,潘碧华,〈唐代“观伎诗”中自然感情与道德感情的伦理冲突〉《世界文学研究论坛》,2023年第5期,页905-914。
季春美,叶飞凤,〈唐朝丝绸之路上的体育文化交流〉,《体育文化导刊》,2018年第10期,页148-153。
樊云庆,〈交流·融合:唐代体育繁盛的文化社会学分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总第39期(2013),页50-53。